



国防教育与学生军训文库 / 学术系列

普通高等学校 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理论与实践

徐东波◎著

时事出版社



国防教育与学生军训文库 / 学术系列

普通高等学校 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理论与实践

徐东波◎著

时事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理论与实践/徐东波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195-0281-2

I. ①普… II. ①徐… III. ①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G641.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5989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 行 热 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 者 服 务 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 子 邮 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5 字数: 335 千字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新时期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工作体系建设研究”（14JZD052）资助

教育部学生军事训练年度报告（2018）项目支持

教育部2017年学生军训协同创新研究项目支持

“农林院校海洋教育课程体系构建”（2017Y051）资助

总序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国防教育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社会工程，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培养现代化人才的战略性举措。在学校尤其是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军事课程，进行学生军事训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等赋予普通高等学校的神圣职责，是适应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和提升人才综合国防素养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新的安全威胁因素不断出现，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天下仍不太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互为影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加强国防教育特别是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任重而道远……

为加强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教学、科研水平，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军地国防教育与学生军训协同创新研究基地、全国国防教育与学生军训协同创新联盟等单位从即日起开启国内首部《国防教育与学生军训文库》的编写工作，文库含学术系列、教学系列等几个子系列，着力展示学校国防教育、学生军训和全民国防教育

等领域优秀学人在本领域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亦包括支持高水平教学的教材、教辅参考书籍等，并建立开放型的运行机制，不断补充新的系列和新的选题。

文库出版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教育部国防教育办公室、教育部全国军事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机构的支持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防教育)首席专家 陈波

2018年1月·北京

序言

不教民战 是谓弃之

人类社会诞生以后，基于不同地域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秩序，逐渐形成了有着共同利益的族群和部落。当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更为深刻之后，生产力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根本上促进了阶级产生。按照马克思国家学说，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到一定阶段，国家便诞生了。国家产生于阶级矛盾冲突之中，以阶级作为存在基础，也是为解决阶级矛盾而存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这个角度上讲，国家是作为一种世界性制度而存在的，本质上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是人类社会的自我规范和成熟阶段，其最终的发展方向是超国家形态，即人类大同。然而，马克思也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告诉我们，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所谓“一定的”，是“当下的”和“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概念。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政治经济形态的国家，互相竞争、互相冲突、互相抵消。当然，也互相合作。

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内在要义

“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①是现代国防动员理论中的经典词句，常与孙子的“以虞待不虞者胜”^②一同使用。

(一) 民众与战争

合作共赢、和谐发展，是国际关系的美好祝愿。但战争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的到来，客观上造成战争更加频仍。这主

^① 出自〔春秋末期〕孔子及其弟子的《论语·子路篇》。

^② 出自〔春秋末期〕孙子的《孙子兵法·谋攻篇》。

要是由于现实世界中的资源稀缺，各国、各政治集团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难以在有限时空内突破技术瓶颈，从而造成相互间的认知对立和行为对抗。因此，防止战争、准备战争和打赢战争就成为国家必须面对的三大课题。无论是制止战争爆发，还是准备参加可能的战争，抑或是赢得战争胜利，都离不开民众参与。“在当前的战争中，军队和人民已经融为一体，想要分清哪些属于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于人民的范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① 获取民众支持，是国家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关键。

科技进步，的确让民众参与战争成为可能。一名黑客可以瘫痪一支舰队，一群工程师可以让技术劣势方发疯，乃至损失有生力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与高科技兵员之间的转化周期越来越短，形式上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以至于高校兵源成为各国征兵中的重点群体。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后，美国军事理论界将原先的“五环空袭打击理论”发展至“六环空袭打击理论”。其中，第四环为资源，即在其他环内目标或系统中使用的资源，包括人力、原材料等。第四环的“人力”主要是指民众，以区别于第五环的“野战部队”。从现代空袭理论和空袭战例中可以发现，尽管民众是非作战目标和非战斗人员，受《日内瓦公约》等国际人道主义条约保护，但民众的“军事参与能力”始终为进攻方忌惮。各国政府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始终强调对民众进行国防和军事教育，并努力加强。当代中国军事学家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倘若那个衝命出发的小伙子这时候问：哪里是我的战场？回答是：任何地方”^②。

（二）对“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不同理解

人类战争从冷兵器时代转入热兵器时代后，鲁登道夫就发出了类似于“民众也是战斗力”的言论。而当热兵器战争经由机械化形态逐步以高技术姿态迈入信息化战争时代的过程中，军事学家们依然给出了相同判断。实际上，即使是在冷兵器战争时代，军事家们依然认为老百姓是国家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千百年来，人们对这句话持有不同见解。孟轲认为，“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朱熹认为，“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钱穆认为，“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临战阵，只好说是抛弃了他们。”李泽厚认为，“不对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叫作抛弃他们。”这些见解

^① [德]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著，魏止戈译：《总体战》，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② 乔良、王湘穗：《超限战》，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68—70页。

侧重点不同，但都归于一点：要对民众教战。以在战争中尽可能保证民众生存，增强国家应对战争的持久力。

也有学者认为上述解释都不妥，所谓“不教”，是指“庶、富”后的“教”的过程缺失，导致民众“战栗”和“恐惧”，这样就是统治者“背叛”（弃）民众（之），国家便不能长治久安。因此，“教”是为了“使民善”，并结合《论语》中的前后内容谈如何“胜残去杀”，而非“使民战”。他们都反对把“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结合起来谈，认为二者并无联系。^①

（三）对“与国防教育无关说”的批判

批判诸如“与国防教育无关说”观点的最好办法，就是顺着其思维逻辑，找出认识漏洞。“教”的确是为了“使民善”，但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讨论“教”的目的。在这点上，两种观点基本没有矛盾，无非是目的范围的大小和目的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也不是要讨论“教”的动词意义，对这一动作过程性质的理解，毫无争议。关键的问题恰是“教”的内容，在教的过程中、在实现“使民善”的目的中，教哪些内容？

首先，在孔子教育体系中，对教育内容的界定，教育史界早就定义为“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一般认为，“射与御”是与军事直接有关的教育内容，由射箭和骑马驾车组成的弓弩战术和车战是古代战争的主要形式。实际上，其余四艺，与军事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在古代军事工程建设和运筹学上，“数”就有着大量运用，典型的如田忌赛马和孙膑减灶示弱等。

其次，“使民善”，一方面是指使民众对统治状态持有温和与支持的态度，以保证统治秩序正常；另一方面，“善”也包含了“正确位置”之意。也只有让民众“处于正确位置”，才能维护统治秩序。这也是朴素民本主义的渊源之一。让民众处于正确位置，首要任务就是民众能够安身立命，有稳定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在“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年代，要做到这一点，还真离不开增强百姓个体的战斗技能和防卫能力，使百姓能够成为国力的有效支撑。

再次，从“民军”和“教战”的概念出发，也并非是对民众的军事技能不管不问。奴隶制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的部分时间，兵役与田制相结合，是各国通行做法。夏商周时代“受田”男子，都必须服兵役。如果没

^① 希言：《〈论语〉详解 19：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616e360102x46r.html, 2016-05-07。

有教战，显然缺乏情理。“教战”一般是在非农忙时节，如冬季进行，百姓出则为军，入则为民。特别是国力不足以维持强大的常备军时，必须依靠增强民众的军事技能，以保证国家不被敌国侵犯。

从“庶、富、教”的逻辑关系上看，也进一步表明“与国防教育无关说”的不妥之处。孔子认为，人口多了之后的第一要务，是要让民众富裕起来，然后才是进行有效教化。百姓众多，却不富裕，就没有动机接受教育，首要问题是吃饱穿暖。百姓众多，却不富裕，国家就没有国力。百姓众多且富裕，却没有教化，就会礼乐崩坏，国家失去秩序，依然没有国力。百姓众多且富裕，但不能保证财富安全，国家失去积蓄，同样没有国力。因此，一定要教化。从六艺教育内容上看，“礼乐”与伦理秩序有关，“射御”与战争安全有关，“书数”与经济国力有关，各自也相互关联。

孔子弟子言论也从侧面证明了孔子对军事技能的精通。“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性之乎？学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① 虽然卫灵公问陈于孔子时，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但同时，子也曰，“道不同，不相为谋”^②，加上在季氏将伐颛臾时，孔子的反对态度，可见孔子并非不懂军事，而是不愿意侍从卫灵公的推辞。

因此，从儒家的六艺教育内容、使民善的教育目的、民军制的教育历史、庶富教的教育哲学和儒家成员的教育实践上看，“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应是强调要加强对民众进行国家防务教育。

二、作为经验的“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从五方面扼要论述了“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实现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有效做法之后，还可以此审视不同国家的实践情况。这里以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为例。

(一) 美国的实践

自《赠地法案》规定大学应开设军事策略等学科起，美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就正式拉开了帷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历程。

^① 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

^② 出自〔春秋末期〕孔子及其弟子的《论语·卫灵公》。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末，是美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基础积淀期。1947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成为其指导性的法律纲领。然而，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运筹学运用于作战中，于1945年提出了“兰德计划”，并在1948年正式组建了兰德公司，美国政界和科学界也意识到国家对普通高校涉军学科资助的战略意义。但苏联依然先于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直接导致了美国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它是美国国防教育走向法制化和系统化的标志性事件，艾森豪威尔直接指出这是一项“紧急措施”。该法规定，“本法目的是加强国防，鼓励和支持教育计划的扩展与改进，以满足国防的重大需要……国家安全需要最充分地开发青年男女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目前的紧急状况要求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美国国防取决于对复杂科学原理和现代技术的掌握，还取决于新原理、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发现与发展。我们必须努力识别和教育我国更多的天才……本法之目的是给个人、州和州以下机构以各种形式的大量支持，以确保培养出大量的高质量人才来满足美国国防的需要。”^①从法理属性上看，尽管1958年《国防教育法》属于教育法而非国防法范畴，但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特别是为国防服务的特征明显增强，政府、高校与社会围绕防务需求，在人才培养、经费拨付和科研应用等方面密切协作，共促美国防务力量的发展与运用。

20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是美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政策调整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争霸，特别是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综合影响，使美国各界开始思考高等教育与防务需求的现实关系。伯顿·克拉克在比较高等教育学领域，做了大量反思，引起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大讨论。实际上，公众也对1958年《国防教育法》颇有微词，以至于32所大学联名要求做出变革和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的时代背景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兴起的信息化进程对美国工业社会的示威，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即要求高校加强后备力量建设。1970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提出“总体力量政策”，其目标就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将现役和预备役部队的作战能力与人员实力合为一体，实行全志愿兵役制。此后，美国普通高校后备军官训练团进入快速发展期。1983年，美国出台《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认为外国强加的平庸教育，本质上是战争行为。

^①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8页。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是美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政策激荡期。相比此前，这一时期的最大变化是美国本土安全在“9·11”事件的刺激下，成为美国各界普遍关心的核心议题。民粹思潮逐步泛滥，美国利益至高无上的观念深刻印在高校国防教育和学科教育过程中，美国超乎以往地把国防教育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有效融合。2012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认为“教育的失败会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全球地位以及国土安全处于危险当中”。^①美国社会国防教育与学校国防教育相得益彰，始终以大国防观念为核心要义，突出爱国主义，这也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核心。也就是说，美国社会国防教育与公民教育本身就不严格区分的两个领域。其1991年颁布的《公民教育大纲》规范了美国公民教育内容，实质就是意识形态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防务教育。对此，美国注重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相关教育。在各种公民场合，星条旗密布；诸如《国土安全》《特种部队：眼镜蛇的崛起》等时代感强烈的影视剧作风靡社会，《我们曾是战士》《黑鹰坠落》则是把美国民众对政府发动战争的不满降到相对低的水平，艺术与政治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国难日”“武装部队日（周）”和“9·11纪念日”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纪念日（周）。

总体来看，美国国防教育既注重道德意识教育，也注重军事知识与技能的教育，特别结合史地等学科开展，还制定了《普遍军训与兵役法》。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军方和民间个人与团体组织的针对青少年的军事化训练营是美国国防教育的重要形式。

（二）部分欧洲国家的实践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特别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国防教育，颁布了《安全法》《俄罗斯联邦征集公民服役条例》《俄罗斯联邦动员准备与动员法》《俄罗斯联邦公民训练条例》《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服役条例》《民防法》《选择性民役法》《俄罗斯预备役公民军事集训条例》《俄罗斯联邦青年和儿童军事爱国主义教育联合会条例》和《武备学校标准条例》等法律法规，它们成为俄罗斯开展国防教育的法律渊源。1998年，俄罗斯进一步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兵役义务与服役法》。后者是俄罗斯各普通高校组织开展国防教育的直接法律依据，要求全体公民必须接受国防教育，并对公民服役前接受国防教育的内容、时间、组织形式以及各项保障，做出明确规定。在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机构设置上，俄罗斯延续了苏联时期的高校军事

^① 何美：“美国报告：教育改革关乎国家安全”，《中国教育报》，2013年5月1日，第011版。

教研室和军事训练系等机构设置。但俄罗斯教育系统也规定，普通高校内的其他教学组织也要配合承担对应的军事课教学任务，大学生军训成绩计入学生档案。关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俄罗斯联邦国防法》规定要“开展对俄罗斯公民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因此，“俄罗斯国防教育”仅是外部国家对俄罗斯开展国防教育的代言词，俄罗斯称之为“群众性国防工作”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普京执政后发布的第一批政府令中，明确要求恢复中断已久的学生军训制度，并在历史、地理等课程中穿插防务教育内容。军事院校均与普通高校建立联系，经常派教官协助普通高校开展军训和国防教育。

在社会国防教育方面，俄罗斯规定，20—70 周岁的公民，不分性别，均需接受法定的国防教育，即使不便行动的老人和妇女也要在家接受国防函授教育。16—60 周岁的男子和 16—55 周岁的女子，均需接受民防义务训练。民防队员的训练由主管部门负责人领导，规定每月进行 2—3 小时的业余训练，每年进行 40 小时的脱产集训。“群众性国防工作周”“国防十日”“国防月”“德国入侵苏联纪念日”和“红场阅兵”成为俄罗斯对民众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即使是在 1995 年俄联邦财政紧张的背景下，仍然花费巨资修建了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类似的主题战争纪念馆和军事博物馆，常年对社会开放。

中立国瑞士 200 年来未发生战争，得益于其重视国防教育，始终把公民防务教育当成国家战略来推行，四大政党、政府、军队、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单位均成立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国防教育机构。瑞士联邦政府特别重视将民族传统节日、重要活动日与国防教育融合在一起，使国防教育经常化，每年都举行辛巴赫战役、莫尔加藤战役等纪念活动，国旗四见于大街小巷。瑞士空军和防空部队每年举办一次公众日，邀请公众参加。1973 年，瑞士联邦委员会发布了《总体防御设想》，认为应当执行总体防御理念，并形象的将其称为“刺猬战略”，即举国备战策略。为此，瑞士实行了独具特色的兵役制度，即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民兵制度。瑞士宪法规定，年满 20 周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进入新兵学校接受为期 4 个月的训练，编入“精锐军”，训练结束后携具回家。此后定期复训至 50 周岁，具体分为：21—32 周岁的 11 年里，到指定地点参加 4 次军训，共 160 天，编入“精锐军”；33—42 周岁的 9 年里，参加 3 次军训，共 40 天，编入“卫国军”；43—50 周岁的 7 年里，要参加 2 次军训，共 13 天，编入“国民军”。瑞士可以随时动员的兵员有 35 万，约占总人口的 5%，约占适龄男子的 90%。为从法律上强化国防，瑞士制定了四个层次的法规体系：宪法、联邦法律、政府令和实施细则。各层次都对国防教育有相应规定，

具备可操作性。如 1962 年颁布的《联邦民防法》中规定，新建住宅都要修建地下防空设施，费用由国家负担三分之二，私人承担三分之一。瑞士各阶层和各部门，在联邦政府统一引领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国防教育网络。

在戴高乐时期，法国就以国防立法形式确定了国防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997 年，法国颁布新《兵役法》，规定从 1997 年 10 月起，16—18 周岁的男性青年都必须参加为期一天的“国防准备日”活动，女性青年自 2001 年开始参加，自 1998 年起，在中学增设国防教育课。随着职业化军队建设的推进，法国进一步促使国防教育进入法制化轨道。2002 年 1 月，法国将本国的义务兵役制全部改为志愿兵役制，为强化在欧盟和北约内的防务影响，法国制定了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计划，成立了由教育部、国防部、军事院校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国防教育组织，并在全国各学区成立国防教育办公室，负责对本学区的国防教育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基于对国家安全的全新认识，法国主张从军事、民防、精神、科技、经济、外交等领域，对国民尤其是在校学生进行综合性国防意识教育。法国在大中小学都安排有国防教育课程，其内容分为三方面：了解法国与欧洲和世界的关系，明确法国国防的地位和重要性；学习国防法律，掌握国防的基本知识和权利义务；牢记共和国“平等、自由、博爱”的建国原则，树立热爱和保卫祖国的价值观。法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国之一，为了铭记战争，法国把《贡比涅停战协定》的签订日确定为“国防教育日”，16—18 周岁的青年必须在每年的 11 月 11 日参加教育日活动，并颁发证书，作为今后考学、择业必备的资格凭证。此外，法国还在各学区的师资培训学校中增加国防教育培训内容，以输出合格的国防教育师资。国防部还建立了军营开放日制度，不定期举行，面向全社会，主要是通过介绍部队荣誉史、展示部队装备和提供有关咨询，起到对公众进行国防教育的作用。法国还非常注重利用新闻媒体开展国防教育，听取群众意见，强化民众参与意识，曾就法国是否发展核力量和是否拥有与美英两国一样的北约地位权问题展开群众性讨论。

三、“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时代要求

基于过往战争经验和现实防务需求，各国都在穷其所能的将民众安全与国家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诸多途径影响民众，吸引民众参与。在当下，有效做好“教民战”，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 明确今日之“射”与“御”

春秋时期，人类生产力解放程度低，在弥补人力不足时，更多借助于自然力和动物力。风、水、马、牛等在生产和战争中都有运用，“射”与“御”成为重要作战技能。火药被用于战争后，“射”的概念被放大。随着机械和蒸汽技术革新，“御”也不仅是骑马，从“御”马到“御”车，从“御”船到“御”飞行器。古人不曾想到，如今“御”之概念的极大丰富。当然，在今天仅会“射”与“御”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今日之变化，无论是技能复杂的程度还是认识系统的精确，都与春秋末期大相径庭。但其本质却不变，今日“教战”的内容是什么？从主要国家国防教育内容上看，无非是由意识和行动构成，也就是理论和技能。但深究这两类不同层面却相互联系的内容，又是值得深究的课题。

综合来看，防务理论教育应当包括国防理论、战争理论、战略理论、安全理论、历史地理、军事历史、军事思想和技术理论等方面的教育。对于民众，要探讨如何在上述内容基础上，形成普适性的内容体系。这是今后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在《全民国防教育大纲》和各级各类学校国防教育课教学大纲^①的基础上，予以有效深化和细化，并及时修订。那种基于爱国主义是国防教育价值核心组成，就机械地将国防教育并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至少在认识和实践上不严谨，也未经过准确论证。那种基于意识改变是国防教育功能核心组成，就单纯认为国防教育内容就是军事思想、军事历史和军事战略教育的认识，也不能适应防务现状，缺乏对技术的了解和技术理论的体系学习，只能是作茧自缚，是“误国”式空谈。在技能教育方面，核心主导思想之一，应是缩短民众后备力量与国防常备力量之间的周期。一个极端却是“至善”的情况就是民众在动员前一秒是平民，后一秒就是正规军。但考虑到战争规模、教育成本、防务实际和人口构成等因素，此设想可在一部分民众中实施，即接近于正规军的技能训练，以此缩减常备军规模。而另一部分民众，则处于中间环节，其训练标准相对较低。余下民众，则是一般的技能教育。在个体训练过程中，应体现技能的分级实施，而非各阶段的内容同质化，应与其教育背景相匹配，以提升训练效能。在不同群体的训练内容上，应有效估计群体特性，如性别、年龄、专业背景和社会状态等情况，以做到“术业有专攻”和“力量的分布式保存”。

^① 现下称为的“军事课教学大纲”，不能完全反映学校国防教育全貌，应改为“国防教育课教学大纲”，下同。

(二) “庠序”与“廛市”共举

古代人深刻认识到“庠序之教”的作用，历朝历代都注重教育功效，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意识到了教育的政治意义。各朝代的社会改革，或多或少涉及到教育系统。如宋代为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兴办武学机构等。由于古代生产关系单一和伦理机制的强束缚力，其社会系统并未像今天这样“膨胀”。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以及思维认识局限，统治阶级对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未有制度性设计，仅以“教化”和“家训”推广为主要措施。而今日之学校、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则相对清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成为相对独立的分支系统，相互影响却较古代更深。因此，古代厚“庠序”之教而薄“廛市”之教，在今日显然行不通。在国防教育方面，单纯强调学校教育，而忽视家庭和社会教育，最终也会削弱学校国防教育效能，理应协同加强。

学校国防教育如上所述，应明确大中小学各阶段的国防教育课大纲。小学国防教育注重意识养成和案例教学，旨在达到认识程度。中学国防教育注重意识深化和技能的初步掌握，帮助中学生明确自身在国防领域的认知，注重在中学国防教育阶段建立国防人才甄别机制，如开办国防班等，旨在达到了解程度。大学国防教育重在培养国防分析能力，深化对相关技能的系统性掌握；加强国防教育的针对性和专门性，针对部分特定人群，创新选拔和考核机制，与新兵训练标准高度衔接，旨在达到掌握程度。

社会国防教育则是针对社会人群，包括对政府公职人群、企事业单位人群和社会其他人群的国防教育。从国防教育管理角度看，也可称之为社区国防教育，是将社会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区系统，强调依托社区结构进行社会性国防教育。社区国防教育内容应当注重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即针对社会人群普遍的、一般的内容教育和针对社会人群中不同职业的专门的、特殊的教育。社区国防教育内容也应当注重与学校国防教育内容的衔接，充分照顾对象的学习经历和水平，做到学校国防教育与社会国防教育的有效衔接。

家庭国防教育相对特殊，也较难开展，但功效高。家庭国防教育并非具有严格规定性，在家庭生活中就能展开，表现在家庭风格的形成之中。英国国民海洋意识浓厚，在海洋竞争中占据上风，与其在家庭教育中对鱼类和土豆的食物教育分不开。在这里，食物成了国防教育载体，食物教育成了国防教育的子内容。在教给家庭成员有关土豆和鱼类对生存的重要性时，也告诉家庭成员海洋和领土的重要性。因而，家庭国防教育是零散

化、表征化和非限定性进行的。但不是说家庭国防教育不需要系统的教育内容。今后国防教育顶层设计时，也应设计家庭国防教育内容体系，与其他两类国防教育内容相结合。

此外，学前教育也是值得关注的国防教育领域。将其归入学校国防教育或家庭国防教育，抑或是社会国防教育，需要进一步商榷和论证。

(三) 教战之人与教战人之任

“射”与“御”解决了教学内容，“庠序”和“廛市”解决了教育时空。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谁来教”和“谁是谁”。“谁来教”指的是“教战之人”，即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和家庭国防教育的“教育者”是谁；“谁是谁”指的是“教战人之任”，即教战之人应具有何种素质，能达到应有之要求。

家庭国防教育的教育者就是各家庭成员。教育关系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国防教育、夫妻之间的国防教育、子女对父母的国防教育等。教育过程如上所述，是以零散过程和非正式化过程为主。对家庭国防教育的各方来说，其应有之素质和标准，主要是政治正确。在缺乏体系化的整体国防教育制度设计和较为长期的国防教育实施基础上，较难把握教育内容。

社会国防教育的教育者包含了家庭国防教育者，因为家庭成员大都是社会成员。但由于二者的教育时空有别，因此，理论上可分别讨论。在家庭和学校之外的社会时空中，社会国防教育者主要存在于各自的社区结构中。各社区应确定本社区之内的“谁”是教育者。这也是今后社区国防教育建设的着眼点之一。除了本社区“谁”之外，其他社区的“谁”也可成为本社区的国防教育者。社区国防教育者也可包括高校教师、军校教员等，无论其是否属于该社区。有关教育者应有之素质，在确保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应符合全民国防教育的相应要求。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课题。

学校国防教育的教育者主要是符合教师资质的国防教育专职教师。这里突出“专职”二字，是对现实中存在的“兼职教师”的理论回应。也就是说，学校国防教育应当是专职教师，而非兼职教师。至少其他学科专业教师，几乎不存在兼职。从长远看，也应是专门性的国防教育教师，无论大中小学，都应在专职教师的建设积累和基础上，逐步淡化“兼职教师”概念。学校国防教育专职教师的应有素质，应区分不同学段和学制。当前，中小学国防教育相对于高校国防教育而言，有所滞后，其师资素质和